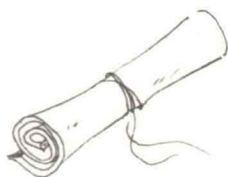


中國傳統 經典與解釋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系世再重

古學縱橫

劉小楓 點點◎主編



從公羊學論《春秋》的性質

阮芝生◎撰

趙 林◎校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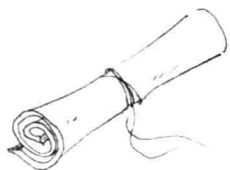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中國傳統 經典與解釋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系世評

古學縱橫

劉小楓 點點●主編



從公羊學論《春秋》的性質

阮芝生◎撰

趙 林◎校訂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從公羊學論《春秋》的性質 / 阮芝生著; 趙林校訂. —北京: 華夏出版社, 2013. 8

(中國傳統: 經典與解釋)

ISBN 978-7-5080-7532-7

I. ①從… II. ①阮… ②趙… III. ①中國歷史—春秋時代—編年體 ②《公羊傳》—研究 IV. ①K225. 0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資料核字 (2013) 第 141444 號



從公羊學論《春秋》的性質

作 者 阮芝生

校 訂 趙 林

責任編輯 王霄翎

責任印製 劉 洋

出版發行 華夏出版社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北京建築工業印刷廠南廠

裝 訂 三河市李旗莊少明印裝廠

版 次 201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開 本 880×1230 1/32

印 張 7.25

字 數 174 千字

定 價 33.00 元

華夏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東直門外香河園北裏 4 號 郵編: 100028

網址: www.hxph.com.cn 電話: (010) 64663331 (轉)

若發現本版圖書有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我社營銷中心聯繫調換。

“古學縱橫”出版說明

如何重新獲得已然丟失的古典傳統，關係到中國學術未來的基本取向和大學教育的基本品質。現代之後的中國學人不得不在兩條道路、兩種“命運”面前作出自己的選擇：要麼跟從種種“後現代主義”以比現代精神更為徹底的解構方式破碎大道，要麼切實回歸古典學問——倘若選擇後者，勢必首先質疑並革除我們自“五四”以來養成的凡事以現代觀點衡量古典的新傳統。

如今我們能否取得世紀性的學術成就，端賴於我們是否能夠在現代之後的學術語境中重新擁有自己的古學傳統。本系列旨在積極開拓對中國古典學術大傳統作全面、深入的理解，重新收拾我們自家的古學傳統，為開創中國學術新氣象的心願和意氣奠定基礎——在此基礎上，我們面對現代之後的種種文化論說或“主義”學術時才會有心胸坦蕩、心底踏實的學術底氣和見識根底。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中國典籍編注部甲組

2005 年 10 月

校訂者前言

趙 林

當我校完全書，想照慣例寫點作者的情況簡介，以便向初讀此書的讀者作一介紹時，在網絡上輸入“阮芝生”三個字，得到的情況竟是：“阮芝生，清詩人。乾隆二十二年進士……”不禁啞然。但隨即又釋然，以今日之文化現狀，寫了這樣一部書的作者，不為世人所知是很自然的；這樣一部書被湮沒，似乎也是理所當然的。那麼我們不禁要問：重版這部四十余年前的小書（初版于1969年），理由是什麼？

要回答這一問題，有必要簡要回顧下一百多年來的春秋學歷程。自鴉片戰爭慘敗，被迫打開國門的國人越來越自慚形穢，比戰爭失敗更讓人覺得恥辱的是國人第一次見識了異族文明的強大，在西方啓蒙後文明的映襯下，華夏族固有的文明傳統不僅面目可疑，而且伴隨著越來越多的戰敗和不平等條約，益發顯得面目可憎。在這種情況下，改造華夏族顛覆之舊文明，重建符合歷史潮流之新文明，順理成章地成為當時的政治正確，而五經首當其沖（五經為傳統之基）。不難理解，清末民初學人提出“經學死於史學，經學死於文學”時的複雜心情：帶著一點悲壯，更多的是舍我其誰的勇氣和興奮。

五經之中，《春秋》最尷尬。《詩》入文學，《易》入哲學，《書》入

史學、《禮》為歷史學、社會學、倫理學研究必不可少之資料，《春秋》呢？“斷爛朝報”而已。再細分，《左氏》入於史學、文學，《公羊》、《穀梁》則無人問津，其中《公羊》尤以喜言“微言大義”被歸為荒誕不經。今日遍檢新文化運動以後諸書，觸目皆是“孔子之倫理學”、“孔子的人生觀”（多據《論語》）之類名目，敢道、能道《公羊春秋》者，為數寥寥。能夠找到的專言《公羊》的論文或專著，主要的僅以下幾種^①：

一、梅思平《論公羊傳及公羊學》，1925 年；

二、陳柱《公羊家哲學》，1929 年；

三、朱東潤《公羊探故》，1936 年；

四、楊樹達《春秋大義述》，1944 年。

其中朱東潤與楊樹達先生之作，皆有感于日寇侵華，專為紹述《春秋》大義；梅思平著作從後人引述情況看，應為粗略地介紹；那麼，專言公羊學、又不以現代學術方法凌割者，竟僅得陳柱尊一人。

於是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事實，阮芝生先生的《從公羊學論春秋的性質》，是陳柱《公羊家哲學》之後第一本研究公羊學的專書。從 1929 至 1969，中間隔了 40 年。這 40 年，恰是現代學術體制進入中國，由初創到日漸完善的階段，阮芝生教授所要面對的歷史負擔委實太過沉重，從這一點來看，《從公羊學論春秋的性質》更像是一部為《春秋公羊傳》正名之作。筆路藍縷之功，不可謂不著。

綜覽全書，核心問題有五：一、《春秋》是經還是史？二、《春秋》是否為孔子作？三、孔子為何作《春秋》？四、《春秋》有無微言大

^① 據李新霖《春秋公羊傳要義》後列書目及國家圖書館檢索而得。其他舊派雜誌想必亦有關於《公羊傳》的散篇文章，只是雜誌既被目為反動，其影響可想而知。而李源澄、楊向奎、段熙仲等一批堅持按經學方式理解《公羊》的學者，其研究成果結集出版均在數十年之後。

義？五、《春秋》書法問題。

回顧春秋學歷史不難發現，這幾個問題正是數十年前（至阮教授著書時）智識分子們消解《春秋》時總結並予以定性的問題，難怪阮教授一開篇即引錢玄同的《論春秋性質書》，正是錢玄同與顧頡剛等現代學術大師的一番考證，論定了《春秋》在現代學術體制中的性質與地位，而阮教授在這些問題上旗幟鮮明地站在了古人一邊：《春秋》是經不是史，《春秋》是孔子所作而非所述，《春秋》有微言大義，孔子作《春秋》意在“撥亂世、反諸正”、“立一王之法”。今天我們看這些說法或許覺得無甚特出，然在四十余年前之台灣，重申這些古人耳熟能詳的話，恐怕要使人既駭且怪了。或許正是因為這一原因，阮教授在著書時採取一種“純正平實”（阮書評皮錫瑞之言，實亦是阮書自己的風格）之態度，力避各種“恢詭絕怪”之說，比如對讖緯，阮氏自言：

本文之說《公羊》，但取先師說經之正，不取其言陰陽災變、讖緯圖書之傳也。

其實，讖緯的“荒誕不經”在古人的眼睛看來另有深意，更何況讖緯中有許多先師口傳，宜採信也。或許出于類似的理由，阮教授引述歷代《公羊》著作，自董子《繁露》至皮氏，幾無不備，唯獨舍卻廖平，蓋以廖平為“絕詭怪者”（章太炎《清故龍安府學教授廖君墓志銘》）歟？本書提到廖平僅兩次，一次是引葉德輝的話，實與廖平無甚關係，第二次引廖平之三世說，稱“其說既無顯證，皇帝王伯復荒謬不經，不可從也”。衆所周知，廖平於《春秋》用力甚勤，不僅體現在於三傳皆有新疏（《公羊驗推補證》、《重訂穀梁古義疏》、《左氏古經說疏證》），更體現在“會通三傳，依經決義”，“以探周秦之

室”(蒙文通語)上。阮氏何以獨舍之不言,頗可耐人尋味。^①今不細論,略引兩例以見廖平讀經之法,以求拾遺補闕。

廖平于《公羊》哀十四年《傳》“反袂拭面涕沾袍”下注云:

孔子五十知天命在己,承運當王,以復堯舜文武之治。故曰:“天生德于予”,“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于是周行列邦以觀風攷政,退而與弟子刪《詩》、《書》,定《禮》、《樂》。《論語》云“用之則行”,孔子作述,本為施行之初基。四教始立而徵瑞早呈,是天命以四極為極功,不可使見諸實行。孔子所以自傷而泣,因是而作《春秋》也。(《公羊驗推補證》)

又于“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下疏云:

天既生德于孔子,宜乎行東方,為東周。今乃顏子僅得酌定四教之旨,尚未實行而遂早絕。是天生顏子,特以贊纂修。是孔子專在俟後,道必百世下乃行。

初看確為“絕恢詭”之論,但聯繫廖氏所理解的孔子之志,終覺廖氏所言不虛。孔子既為素王,“立一王大法”,此一王之法不只是善善惡惡,如今日倫理學,而是“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幾可謂為人間秩序的總綱。孔子之志大矣,在廖平看來,《春秋》之道永遠

^① 台灣的學術環境恐怕是一大原因。國內許多“知識分子”喜言台灣學術傳統沒有斷,豈不知都承受的是啟蒙的新文化精神,只不過台灣崇尚清代漢學之風,雖倡言儒學,對今學則將信將疑,與日本情形相仿佛。日本推崇“乾嘉之風”,多文獻考證之學,至今仍有大陸學者稱“最好的中國傳統研究在日本”。

適用,在這個意義上,後世都是百世,今天即是百世之下。明乎此,也就不難理解後文廖氏更“荒誕”的說法,在《擬大統春秋條例》中,廖平曰:

《春秋》據魯史而作,五等之職魯居其中。上行天王二伯,下行則卒正連帥。必以魯立法,然後五等之尊卑儀制界劃分明。本當據中國,然上無二等,故以日本代魯。琉球、太樺、安南、高麗、越南、台灣、蝦夷等國為卒正,以中、英如鄭、秦二伯,俄、德等國為八伯。

當清末民初列強剪逼,國將不國之時,廖平尚發此論,難怪國學大師們視之為痴人說夢了。然而這就是廖平對《公羊》“大一統”義的理解(廖平認為《春秋》並不王魯),正像孔子之道未必在當時見諸施行,廖氏的理解為什麼不能期諸百世之下?這就是廖氏所理解的孔子之志(“吾志在《春秋》”),亦可視為廖氏自己之志。

至此,我們可看到對公羊學的三種理解:一是自清末民初(甚至更早)至今的現代智識分子的主流意見:《春秋》既為史學,則《公羊》非史之部分可廢,其論本書已辨之甚明;二是阮教授在書中表達的意思,公羊學之為一種“學”,雖然不必入于現代學術體制之中,但究其實,亦是一種學問(見本書第一章第二節:“故本文之論,著重於從《公羊》‘學’論,但明其正學,不論其曲失流變”);三則是廖平對公羊學的理解,公羊學(乃至春秋學或經學,因為在廖平看來,六經為一體,沒有獨立的公羊之學)不僅是學問,而且是統攝一

切學問的學問，用現在的話說，是一種生活方式。^①

近年來，阮教授在本書中表達的以公羊學為學的意見影響越來越大。在這種影響的帶動下，提倡打破學科限制，從文學、歷史、哲學等多個視角綜合研究公羊學（乃至《春秋》或經學）的呼聲和實踐都日益增多，但我們看到，如果不從根本上理解公羊學的目的，而是僅僅強調其學問性質，最終可能會把公羊學變成與文史哲平行的一門學問，最多是大綜合。^②（公允地說，在阮教授的書裡，這層意思表達得並不十分明顯，可見現代學術規範的慣性力量之大）顯然，這不是《春秋》之志，更非孔子之志（孔修《春秋》僅在治人，《春秋》之上尤有《詩》《易》，參《知聖續篇》）。因為孔子是素王，而非中國第一位學者。我想正是這種心態，使得台灣或大陸學界（更不論日本）都無法（不願？）面對廖平三變之後的學問，因為他徹底突破了現代意義上對學問的理解，無以名之，強名之曰“道”（由明經而明道）或哲學（《孔經哲學發微》，非現代學科體制中的哲學，而是古典政治哲學）。也正是這種觀念的影響，大家在“經學”研究中，不約而同地採取平實態度，那些“恢詭絕怪”之說自然被拒之門

① 應該想到，古人沒有今天所謂“憲法”，依靠的就是五經。五經無所不包，讀《漢書》便可看到，大到國家戰和，小到斷獄決訟，皆引五經（引用最多的是《春秋》，其次是《詩》），經典即是行為（政治或個人行為）的依據，一言以蔽之：好生活的標準。後世將政治與宗法分離，法律與道德分離，又將政治、經濟、藝術等剝離開來，再混名之為“文化”（或“文明”），打掉了傳統經典，文化從何而來？建立人間秩序要憑靠的道德又從何而來？

② 果然，現在為數不少的經學研究名為經學，實則是經學史研究，或者披著經學外衣，使用的依然是文學、史學、文獻學的研究方法，較以前進步的，只是不再把經學內容強納入現代哲學或意識形態術語之下而已。那些喜言“最好的中國研究在日本”的中國學者可曾想過，日本有多少論文對經學的理解能達到《六譯聖人贊》的水平？

外,失去了理解的必要(聯繫宋儒對《春秋》的理解)。由此也可看出,回到古人那里去並不容易,是用現代的眼睛,以“同情之理解”看待古人?還是徹底站在古人一邊?是回到清人、宋人那里,還是回到漢人甚至孔子那里去?

當然,愛欲有高低,不能要求、更不該要求所有學者(遑論學子)都理解孔子的“王心”,但也不要因不理解而否定理解的可能。在目前的條件下,能做到把經學作為獨立學科對待已屬不易。但我們畢竟要知道,通過經典我們最終要去往哪里(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以“平實”之學起步,但並不以此為旨歸,我想,這也是對阮先生結論所說本書“作為春秋學之導引”的最好理解。

原書為繁體豎排,此次重版改為繁體橫排,略陳體例於後:

一、原書沒有書名號,此次重版,全面添加書名號,以便讀者。需要說明的是,“春秋”“史記”本非專名(孔子作《春秋》之前各國已有春秋或史記),為示區別,凡孔子未修之春秋或司馬遷之前之史記,一般不加書名號。書中明言其為“書”或與孔修《春秋》對舉時則添加書名號。經、傳、注、疏是否加書名號,目前各通行本不一,本書採用的辦法是:單用時視之為書,添加書名號;合用時一般不加。

二、書中文字訛誤,包括引經傳之誤,除特殊情況外,一般徑改而不出校。

三、書中較長引文,依“經典與解釋”叢書慣例,作獨立引文處理。

四、所加校按多為文獻出處,以省讀者查找之煩,並作進一步閱讀的指引。全書引文既多,經義又非讀原書不能明,故對引文本身的意義並未給出註釋,亦是為明示讀者:對研究性著作的閱讀不

8 從公羊學論《春秋》的性質

能替代讀經傳本身。

值得提及的是，原書扉頁赫然寫著：嘉新水泥公司教育基金贊助，今日我大陸地區經濟發達，公司衆多，又見過多少“公司”贊助古典研究之業？

辛亥百年紀念日

再版弁言

小楓先生看中此書，執意重刊，盛情難却。我不但已經退休，而且放棄學術，出書於我添一著作，但值此地球文明躍昇之際，只恐誤導歧路，浪費讀者時間，無功有過。既已排版，而且校訂，要印也無不可。但我無心亦無力再看校樣，謹提供 44 年前刪掉的舊稿，改名“述學”作為附錄。

按舊例還要寫一後序之類文字，但想想還是作罷，因為我必講真話（雖然不一定對），等於拆自己的臺。用現代話講，春秋之學是二、三次元晉到四次的學問，禮運大同是四次元初階文明的生活方式（愛、和平、互助）。如果 2012 地球即將進入新次元是真的，那這套學問已經用不上了，因為愛心不足的人不可能揚昇進入，已進入的人不必再講那些道理。這或許是我的迷執，但不是作態。世界上什麼人都有，請理解。無論怎樣，我都感謝小楓先生能够在書海中看到此書。

阮芝生

二〇一二年三月

目 錄

校訂者前言	1
再版弁言	1
一、序論	1
釋題	1
立場	5
取材	20
二、《春秋》之志	31
《春秋》之學	31
《春秋》是否為孔子作	37
孔子為何作《春秋》	59
《春秋》當以三世義為宏綱	72
三、《春秋》之義(上)	83
《春秋》有義且微	83
微言大義與師說口傳	95
因文取義十例	107
四、《春秋》之義(下)	115
《春秋》金鎖匙：況、借事明義	115
經權常變、相反相成：無通義	129

2 從公羊學論《春秋》的性質

五、《春秋》之例	150
正例	154
變例	158
無達例	160
六、《春秋》之法	172
褒獎	176
譏貶絕	179
假褒貶以示法	181
七、結論	193
附錄：述學	199
參考書目	202

一 序 論

釋 題

《春秋》一書之性質，西漢以前先儒均無異說，惟是後學者奮其私智，各懷己見，人自為說，家自為書，遂啓事端無窮之辯。良以諸說互相抵牾，水火難以並容，而是丹者非素，論甘者忌辛，以致是非難準，謀合無日。其說之絕異者，可以錢玄同致顧頡剛《論〈春秋〉性質書》為典型代表。

錢氏以為《春秋》只有二種絕對說法可以成立：

1. 認它是孔子^①的大著，其中蘊藏著許多“微言大義”及“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當依《公羊傳》及《春秋繁露》去解它（自然《公羊》及《繁露》的話決不能句句相信，但總是走這一條路去）。這樣，它絕對不是歷史。

2. 認它是歷史，那麼便是一部魯國底“斷爛朝報”，不但無所謂“微言大義”等等，並且是沒有組織，沒有體例，不成東

^① [校按]錢文遇有孔子，則寫成“孔二先生”或“孔丘”，阮先生均改為“孔子”，下同。其間透露的非孔與尊孔消息，讀者自可揣摩。

2 從公羊學論《春秋》的性質

西的史料而已。這樣，便決不是孔子做的，孟子書中“孔子作《春秋》之說”，只能認為與他所述堯、舜、禹、湯、伊尹、百里奚底事實一樣，不信它是真事。孔子底著作究竟是怎麼樣的，我們雖不能知道，但以他老人家那樣的學問才具，似乎不至於做出這樣一部不成東西的歷史來。^①

二說絕對相反，質言之，前者視《春秋》為經，後者視《春秋》為史。如從後說，視《春秋》為史，則《春秋》為“斷爛朝報”，毫無價值；如從前說，視《春秋》為經，則《春秋》有“微言大義”，極具價值。然則究當從何說為是，錢氏似亦疑惑難決，謂：“我近年來是主張後一說的，但又以為如其相信‘孔子作《春秋》’之說，則惟有依前一說那樣講，還有些意思。”^②竊以為使《春秋》果為斷爛朝報之史則已，不然，若信《史記》謂孔子道不行“作《春秋》以自見於後世”，及《孝經緯》“吾志在《春秋》”之言（說見第二章第二節），則此書關係之大，自不待言。然錢氏既發為此疑，學者言《左氏》者甚多，言《公》、《穀》者既少，即令有言者，亦破多立少，鮮真從善之譽，有不求全之譏。今人之言《公》、《穀》者既少，則以《公》、《穀》言《春秋》，其是非固有可疑，然其猶有可言之之余地，則無可疑也。

本文說《春秋》之性質，乃從公羊學論，然則公羊學何學歟？公羊學者，以《公羊傳》為主說《春秋》之學也；既言以《公羊傳》為主，是不獨限於《公羊傳》一書矣，猶當有其上探下考旁求之左證與依據。然則言《公羊》者必言《春秋》，《公羊》之不可離於《春秋》，亦

① 北京大學《國學門》週刊第一期，1925年3月。又見《古史辨》，第一冊，下編，頁275-276。

② 北京大學《國學門》週刊第一期，1925年3月，頁276。